

評彈叢刊

第八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評彈丛刊

〔第八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評 彈 丛 刊

〔第八集〕

編輯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1/2 字数：118,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册

统一书号：10078·2103

定价：(九)0.58元

編輯說明

一、評彈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總稱，流行在蘇州、上海、南京、杭州一帶地區。評話只說不唱，內容以戰爭、公案、各朝歷史故事的題材居多，經常上演的傳統評話有《三國》、《岳傳》、《隋唐》等三十餘部。彈詞有說有唱，並有三弦、琵琶等樂器伴奏，內容側重愛情、家庭、社會各階層生活和民間傳說等，經常上演的長篇彈詞有《珍珠塔》、《描金鳳》、《三笑》、《白蛇傳》等四十餘部。解放以來，在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導下，評彈藝人和作者除了去蕪存菁的整理了大批的傳統書目以外，並且深入生活，大量創作、改編、演出了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如中篇評彈《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海上英雄》等塑造了革命烈士和工農兵先進人物的光輝形象，生動地反映了我們偉大時代的精神面貌，為繼承和發揚評彈藝術增加了新的生命力。編輯出版《評彈叢刊》，就是意圖較有系統地反映評彈藝術在整理、改編、創作方面的成就，並為曲藝工作者、愛好者交流曲目，提供研究資料，進一步繁榮評彈藝術。

二、《評彈叢刊》在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原則下，容納各種題材、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品，但為了便於研究

和閱讀，我們是這樣處理的：1、評話和彈詞分輯編選；
2、整理傳統和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尽可能分集出版。

三、說、噱、彈、唱是評彈的藝術特色。“說”泛指“表白”和“說白”。表白是以第三人稱即說書人的身份來敘述的；說白是書中人物的對白；還有一種“咕白”，即表達人物的內心獨白。“噱”是指噱頭，即笑料。從正書內容中產生的笑料稱為“肉里噱”；穿插進去的笑料稱為“外插花”。“彈”和“唱”只有彈詞中有。《評彈叢刊》發表的腳本，尽可能體現上述藝術特色。

四、演說評彈以蘇州方言為主，也有夾用中州韻的“官白”；還有“起角色”時用各地方言的“鄉談”等。這些情況，在整理腳本時不無困難。《評彈叢刊》發表的腳本，在語言的運用上不很一致，有完全根據演出語言整理，有普通話和方言夾用的。為便於廣大讀者閱讀，對某些方言加上注釋，並附刊普通話、方言對照表。

五、《評彈叢刊》所選的作品，每篇附有《前記》，簡述作品內容及其藝術特色，並介紹創作、整理、改編的經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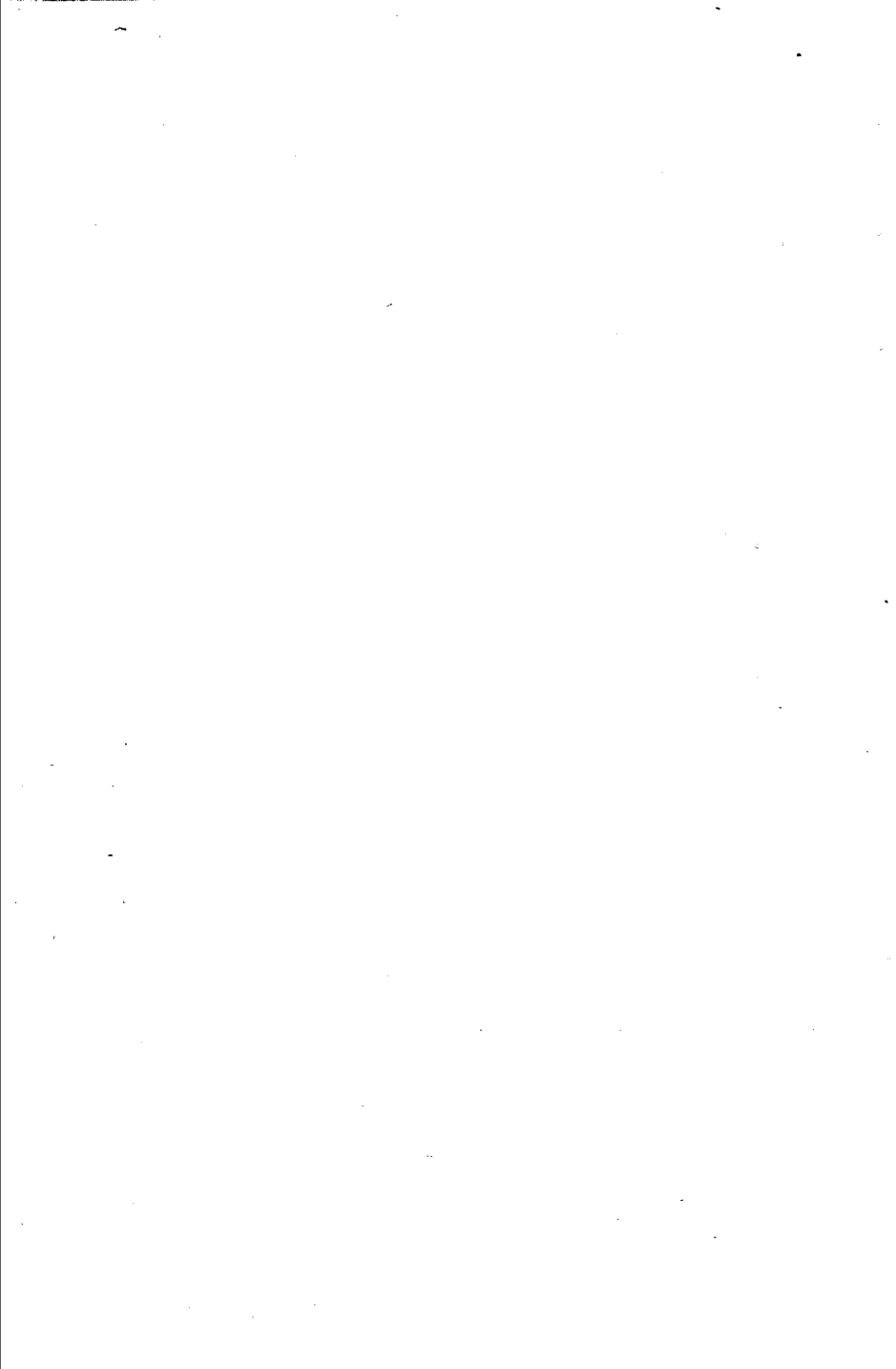
六、《評彈叢刊》的編輯工作有不盡妥當之處，希望專家和廣大讀者提供寶貴意見，以資改進。

統一書號：10078·2103
定價：0.58 元

目 次

編輯說明	111
王魁負桂英	1
义責	刘天韵、秋翁改編 3
碧玉簪	17
三盖衣	邱肖鵬改編 19
合同記	45
夫妻團圓	王小燕改編 47
白虎岭	69
逐圣	夏 史改編 73
救师	夏 史改編 101
林冲	131
野猪林	陈灵犀改編 135
酒店	陈灵犀改編 161
血濺山神庙	陈灵犀改編 181
附录 普通話方言对照表	200

王魁負桂英



义 責

刘天韵 秋翁改編

前 記

《王魁負桂英》這一題材，戲曲方面的演出本是不不少的，但評彈原先却無這一書目。解放以後，評彈藝人為了擴大評彈原來的題材範圍，增加一部分有教育意義的新書，從戲曲方面改編了一批腳本，《王魁負桂英》即是其中之一。改編這一題材的藝人當時為數不少，許多腳本都各有創造，各具特色。從內容、情節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發展和豐富。

劉天韻說唱的《王魁負桂英》是秋翁和他合作改編的。主要根據的是川劇本，也參考了其他許多戲曲本，以及其他改編的評彈本。其中有些情節，在編寫和演唱過程中是有了發展的。《義責》便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段。

書中對於王中這個老家人的性格刻劃主要是得到另一部彈詞改編本《情探》的启发，可是，使王中在發現王魁負義之後，加以嚴辭痛責，這樣一個立意，卻是劉天韻的創造。以一個社會地位卑下的老家人來斥責那位青雲直上的新科狀元的忘恩負義，才越顯得王魁的丑惡，也越顯得其斥責的有力。

《義責》這回書在演出中，劉天韻本人以改編者對人物的深刻理解，及其優秀的表演藝術，博得了聽眾的歡迎。

劉天韻曾以這一回書參加了1958年舉行的全國曲藝會演。上海京劇院周信芳院長將這一題材，改編為京劇《義責王魁》，在改編中又有了豐富和提高。

拾 之

王 魁：（挂口）上林丹桂喜高攀，
欽賜琼林御酒醅，
十載寒窗身受苦，
一朝吐气便扬眉。

（白）下官王魁，今科得中状元，蒙相爷十分器重，欲加提拔，命白行簡前来作伐，先将爱女婚配，好不侥幸人也。（表）想想高中与不中时，真有天渊之隔：现在一中，相府立刻招亲；前次未中，京中无人过问。真是“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黑铁生光”。

（白）好不侥幸人也。

（唱）昔日是穷途落魄太伶仃，

今日里平步青云第一名。

相爷亦然垂青我，

愿将爱女结朱陈。

相府門庭为娇客，

一帆风顺得高升；

天赐良缘何处寻。

想我是状元高中无官职，

有名无实一书生。

高官厚祿平生愿，

富貴榮華常在心。

磨穿鉄硯因何故，

只为显亲与扬名。

(表)想我昔日已与桂英共訂白首之盟，要是今日勿答应这桩亲事——

(唱)得罪当朝前程毀，

今生无法立朝廷。

(表)为了自家功名，只有休掉桂英！

(唱)重偕花烛为新婿，

只得辜負春閨梦里人。

(表)白行簡现在去复相爷，即刻要派人来接我进府。既然答应相府末，事不宜拖，在进府前此事必須了結；如果进府后相爷知晓此事，那还了得！故而把书房門关上，坐到书桌前，花箋一鋪，磨得墨浓——

(唱)玉麈落笔写休书，

不語沉吟暗躊躇。

(表)写得太长，是平安家报；簡短而明，一看就晓得是休书。(白)哎呀！

(唱)休书寄到萊阳去，

桂英看見意何如？

三載夫妻如胶漆，

一旦拋弃斬情絲；

自尋短見命捐軀。

(表)倒是我害煞了她。噯，她曾說过——

(唱)离乡流落娼門内，

父死飘零危急时，

为什么不学曹娥背父尸？

(表)在那时不死，现在也不会死的。写吧！哎呀，想着了——

(唱)神前罰下宏誓愿，

(表)长亭送别，上一夜正是正月半，两人在海神庙立誓：我若負心，永堕沉淪；她如負心，永不超生。现在我休了她如何呢？……(白)王魁呀王魁，你好不智也！

(唱)太觉糊涂太觉迂。

(表)噯，这只是海神庙，所拜的是海神，只管管海里的事。

(唱)海神不管风流事，

(表)现在我是天子門生，堂堂状元，真是人摇头，鬼縮退，它也奈何我不得！况且盟誓是——

(唱)渺渺茫茫总是虛。

(表)再說鴛儿希望我勿轉去，再好教她嫁人；桂英身在秦楼，也容易嫁人，起初几天总有点放不下，事过境迁也就罢了。

(唱)画眉另觅张京兆，

蝉曳残声过別枝。

(表)她只有怨自家——

(唱)身在平康招人笑，

怎能污我状元清白軀。

(表)方才媒人来,晓得桂英是妓女,我已经是——

(唱)海水难洗終身辱,

故此快刀劈竹两分居。

虽则辜負桂英情一点,

为了富貴功名在此一举。

紋銀三百为酬报,

断絕前情这一紙书。

(咭白)三年工夫,付三百两銀子,可以交代哉。(表)这銀子从何处来?中状元后自有人趋奉、认譜,送一切东西,連佣人也有得送的。——桂英就是死,我有三百两銀子付于她,也不算是我害死她的。她要告,欺她三把梳头、两节穿衣,到何处去告?官告,要說状元如何与妓女結合,也要断开的。这件事不能差王中,因为王中时时說桂英好,如今晓得我要休掉桂英,他一定要多言多語。还是派张千去送。想定,书房門一开。(白)来!

王 中: (表)王中听见,馬上过来。这几天老王中真正笑口常开:主人果然得中;但何以济宁家中不报,萊阳不去接主母呢?想催几次而看看王魁实在忙不过来,得中状元自有很多官家礼节,預备一有空就催主人。现在听主人叫进来。(白)老爷在上,老奴叩见。

王 魁: 罢了。

王 中: 老爷呼喚,有何吩咐?

王 魁: 我不喚你。命张千前来,到萊阳下书。

王 中: 呀,萊阳下书?(表)看到台上一封信,一封銀子大約

几百两。(白)莫非派人去莱阳迎接主母到京?

王 魁: 呀……正是。

王 中: 何用张千兄弟,他是新来乍到,一路又恐照顾不周,还是老奴去的好。

王 魁: 你偌大年纪,长途跋涉,恐有不便。

王 中: 老奴老虽老,精神尚佳,耳聪目明,两腿有力,健步如飞,在路上主母起居饮食,早晚寒暖,都有老奴留心照顾,主人放心便了。

王 魁: 京中事忙,你离我不得。

王 中: (表)对的,莱阳接主母,京中侍老爷,都是重要的。现在京里事多,对外官来官往,对内要服侍。我几年工夫在家,主人脾气都摸着哉,何时端正何物、干何事,张千是生手,如何弄得明白?想想接主母还是派张千去的好。(白)待老奴去唤来。(表)到外头,叫张千,说明老爷要你莱阳下书,立刻动身去接主母。

张 千: 老爷在上,小的叩见。

王 魁: 罢了。

张 千: 小的侍候老爷吩咐。

王 魁: 书信一封,白银三百,速到莱阳鸣珂巷谢家投书,立刻动身。

张 千: 是!

王 中: 老爷,到了莱阳,主母何时动身,谢家如何安排,可要关照张千兄弟?

王 魁: 都已写在信上,莱阳一见便知,张千速去!

张 千: 是!

王 中：（表）王中跟出来。（白）兄弟路上小心。到了萊阳进城，鳴珂巷一問便知。见了夫人，多多致意。問起主人，你說身子健康。主母定然問及我，你說更比以前健朗，并問謝家太公媽媽好。望兄弟接了主母早日來京，愈快愈好……慢來，不要貪趕路程，不要早趕晏歇，比不得我們男子汉，她到底是一个女子呀。我收拾房廊，专待主母。（表）送到門口，見張千上馬而去，王中十分快活。再回头一想，还要与賓館商量一問起坐室，否則主母來了不方便的，這間起坐室最好在臥室相近的，我來先去看看。王中剛剛要進來，那邊來了两个家人，領了一肩轎子。

家 丁：（念）遵奉相爷命，迎接新貴人。（白）到哉。轎子停在此地。老兄，賓館已到，問問王狀元在何处？（表）有一老人家，上去一問。（白）老伯伯，借問一聲，王狀元老爷在哪里？

王 中：（表）一看衣着，晓得是一、二品大員的家丁。（白）我家主人狀元老爷，現在書房。

家 丁：老伯伯，你是……

王 中：我乃是王狀元身旁一介總管。

家 丁：喔，原來是總管老伯，失敬了。自家人，自家人。

黃 中：这个……（表）天下勿認得的自己人倒从未有过。
（白）二位是从何处而来？

家 丁：韓相府所派。

王 中：有何貴干？

家 丁：奉家相爷命，來迎接姑老爷。